見聞雜紀

見聞雜紀卷之二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主上登極之初例遣翰林官或給事中祭告嶽鎮海瀆之神東海祭於山東萊州西海祭於山西蒲州南海祭於廣東南海北海祭於河南懷慶府清源縣皆望祭也

二

余仕隆慶萬曆兩朝恭遇 駕 幸太學郊天百官止于午門外兩傍站立未嘗行跪禮

也乃巡按二司官行郡邑合屬沿街跪迎又聞學憲入司太守猶然頭門下跪人云主人迎客禮不為過余謂此等恐不出孔子所云足恭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作俑

三

六科歳有公宴於情或不可廢者余嘗從諸寅丈赴宴　陳皇親宅未入席主賓先行酬酢禮禮畢置大卓于中堂者數四陳殽四五大盤主賓大飧立飲酒數行既畢主不送客座主賓各自持杯箸入席予初見而異之惶

恐不為食同寅曰此盛典舊規也君胡不食余徉荅曰病脾不能食嗚呼此規果賢人所創必不可改耶如其未必賢則亦何取于舊而陋風相襲恬不以為恠也

四

余自嘉靖丙辰始計偕上春官見都城夜巡軍沿途擺列譏察甚嚴彼此相距不四五武爾自丙辰至壬申凡十七年而巡軍百步之内不滿四五人抑何寥寥也聞當事者稍為查復即怨讟叢生旋復旋廢盖天下之事名

存而實亡者不獨夜巡為然矣

〇五

肅皇帝末年江西郭希顏原官春坊中允家食久矣具疏勸　上立儲卒蒙顯戮余在吏垣檢其疏三復之詞指慷慨激切出忠臣義士肝膽夫復何疑第　立儲

主上急務公言之不嫌於出位不知何意疏內又有建帝二字大是詫異故

主上盛怒時大司冦鄭公曉覆奏擬從末减

上不從郭公一言以為不智想其命運前定

良可悲已余所不平者士大夫有云郭公想望閣老先致殞身余謂不然夫全軀保命庸人穉子皆知之郭豈獨性與人殊希將來不可必之閣臣而自輕其生也作是說以誚公者或分宜之私人不然則已既不言而又不喜人言者歟御史大夫海公瑞與中允郭公心腸不異海特幸而生郭特不幸而死爾

六

南澳當閩廣之中實閩之門户天日晴明詔安縣可望南澳也近奉議漳州潮州共捐貲

城其地地可耕田而食設營房棲兵而總兵鎮之山下更得戰艘三四十兵五百人更番防禦寇至遠擊散之此八閩萬世之利也

七

萬曆六年六月浙江金門衛後所千户金瑠家卧房平地湧血如喁沸高三尺許天明凝凍成塊事聞　下禮部議修省夫血陰物也無故湧血高至三尺於人道為小人得志於刑獄為寃抑不伸於地方為殺戮慘傷之象此豈一人一家之變已哉青衣素服角帯辦

事完了一場修省不知曾有補地方否

八

余聞 國初舊制學使臨邑考校生儒今改而止臨本府猶之可也乃或以三院出巡相左或時日迫促往往坐湖州而弔嘉興坐紹興而弔寧波象山定海之去紹興孝豐安吉之去嘉興不下四三百里貧生盤費從何而出夫學使不知生儒之苦何以望 朝廷知小民艱難目覩湖州諸生赴考嘉興時方六月大旱莫無力賃寓者率坐府學門首食飲

有一生肥胖方出學道門即中暑而卒二日抵家屍已腐而難收矣天下可憐孰大於是

九

官至大學士吏部尚書尊榮極矣當為天下後世士大夫存些風骨標準故易曰其羽可用為儀省中王給事論吏部某曰臣為　陛下作此犬當為　陛下吠此賊臣為　陛下作此猫當為　陛下捕此鼠賊與鼠何物也而以比方太宰又論大學士某曰　陛下當罷黜某人謹防某人夫謹防賊盜三尺童子

皆能言之皆知其為辱也而以加之閹臣言者過矣二公不去于無事之時而去于事勢窮促之日何以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十

故閹臣分宜以贓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為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

秋毫不樻善惡之報天道豈云爽哉

○十一

毅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瑶時為楊州知府師已及淮所須夫役計寶應高郵站程凡六站須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楊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顧賃錢自資俾各便已而迎　駕扈從貴近横肆要索游擊江彬負　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時脅公不為動守備内監胡得素啣公無禮

懃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丐吾身榮

巳而卒觧　上駐蹕揚州會觀漁得巨魚頗

彬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

公促償直急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羃

羃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児薄物

以獻　上笑曰酸儒去巳乃　幸南京還

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

彬益怒屢浸潤公賴

聖明無所入　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

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　旨將　前鈇扈

軍口糧三日即補完去公計須數百金無可辦適嶶商吳其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秖以身輸民勞誠動權貴及息送淮徐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云

十二

湖州白糧船四十八隻每船九百八十石到京止過光祿寺供應庫酒醋局三衙門不係上用白糧浮費頗省若蘇松等郡白糧須經

九衙門其貴不貲矣吾湖何以得此恭請公
立　朝時曾經題疏之力也前輩留心桑梓
蓋如此

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間禮部奉
旨嚴行各省大禁民間雲巾雲履一時有司視
為要務不敢虛行故事八知畏憚未有犯者
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　朝深衣大帶
忠靖進士等冠唯意製用而富貴公子衣色
大類女粧巾式詭異難狀　朝家亦曾設禁

士民全不知警不知有司何事冗沓塵視

聖旨到此冠服所以章身匪為餙美既有舊制自當遵守彼治于人者與治人者獨何心哉

十四

萬曆五年丁丑十月朔彗星見於西北急指東南光芒甚巨經月方退主事周弘禴麻城人上言其應主有兵變在幽燕吳越閩廣之間宜餙大臣各舉將材諸無言者彗星約長二丈餘覘者云自漢元成以來此第二見時余宦閩甚憂之問之督學使趙君君曰未必

然予考事文類序彗星若此者甚多或云此是天之戾氣原非星也孛星亦即此天變又有曰蚩尤旂者其應更慘皆非盛世之所宜有趙名參魯浙鄞縣人

〇十五

張江陵之歸塟其父也楚中巡撫三司都邑官皆來會塟巡按御史趙應元山西人獨以出巡不與江陵具本謝 恩不及應元名應元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炌江右人素亦有清望者阿江陵嗾應元偽稱疾得 旨為民刑部

員外王用汲 閩人論列𡡉諂諛失大臣風節詞措激烈内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云云一時士論偉之奉 旨亦為民出城之日江陵偶以是日還 朝江陵若先三日至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大幸也時余僉憲閩度三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沿途優其供給送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陵敗手起用官至南刑部尚書

一十六

楊都御史繼宗前知嘉興時內臣惡其簡抝
欲中以奇禍賴
主上明聖得免糧儲參政其北人也與內臣厚
託他事具文草欲呈按院短公方下筆角鷹
數十百群飛集參政烏帽欲攫其面目參政
爲廢草無何參政行部嘉禾舟將達郡角鷹
如前入舟狀與在省時同參政乃廻舟去飛
烏得氣之先人心既已愛戴天且弗盡參政
其如楊公何 事見德政錄

十七

嘉靖乙丑

肅皇帝春秋高矣臣范應期對策頌回寓邸樂

恭讀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成祖着有司

遵奉改正蓋應期誤寫　成祖文皇帝為

太宗文皇帝故　御批云云可見天生

聖人其精明逈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

其萬一也

十八

提督荒政楊掌科文舉萬曆丁丑進士

聖上內帑金萬餘賑我三吳之民恩至渥也可
惜當時民不霑實惠却被有司里長乾沒了
朕裡事難言難言其弾楊掌科者自渡江入
浙筵席之富窮極水陸只少殺一童子人皆
歸罪掌科予曰不然這筵席件數未嘗遣在
牌上定要如此還是不惜民財主人自少分
曉其過廣德時州守任其欵待簡薄不曾聞
楊計較了以此便見是非有歸着也

十九

六科歷事監生科有公本監生列名於末六

部亦然監生與尚書侍郎諸郎官並名而跪
祖宗朝待士之意甚隆　此三途所以並
用也今也納銀而免歷僱市井負販賤傭衣
冠而揖同科科長答揖以待監生之禮待之
予僅以手舉不答揖詢謀於同志者咸云宜
答或云不宜答未有定論也大要還以不答
為正

二十

元朝之事人都輕其元人不之依倣却有可
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陳祭器

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萬馬蹂之守以官軍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後撤守廟號止稱其皇帝不似宋朝徽號加至十餘字竊恐可法可傳不當以元人而棄之也

二十一

西伯陰行善不是太史公貶西伯語頭文王發政施仁見得君道如此只管實地做工夫略無慕外求譽之心所謂陰德也今人纔有德處便急人知而名之或便望報責報于人此所謂陽為善而陰實不然者亦異乎西伯

矣

二十二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先生官至侍郎訪毋黨之親有一疎族舅氏年纔弱冠東山先生謂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亢古道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慨矣周諱思賢湖廣麻城人

二十三

正統間會場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

欲踰墻忽墻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二十四

劉南坦先生諡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孫太白山人交予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太學善造其廬每出劉孫兩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自稱曰友生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菁陽名佩字

邢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南石名棻
菁陽子也

二十五

唐一菴先生曰本　朝止有兩部書一部是
大明律一部是狀元廷對策可惜大明律今
日居官問理者專尚姑息苟且將律意律文
俱不用廷對策自嘉靖庚戌以前還近古以
後漸失　朝廷策士之意矣

二十六

余年十五時以民生謁嘉興太守趙公瀛同

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鬒立班中趙公曰生非娼優家子弟乎何盛粧如此曹失色欽鬒不暇葢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周學道巡湖民生俱紅絲東髮口脂面藥廉恥掃地父兄方以為得計而郡邑官亦未聞有正言黜咀者噫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恠安得可醜如是

二十七

范司成少試於郡郡守奇之令入衙見其夫

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方人今不易得也

二十八

山西李君曰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中厨夫人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銜之清净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況求之於南人乎

二十九

六卿尊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户書林公廷機子爃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侈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群可為宦家師法

〇三十

海公瑞瓊山人仕為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兩學訓跪其左右人呼海筆架焉令淳安時

胡公宗憲撫浙海裁損夫馬胡不得侈用以直諫繫獄蒙　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

○三十一

臧君尭山為松江守時相　國存齋徐公當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内作揺擺態者數四臧使人諭即出否且加辱徐揚揚故態弗出也臧令隷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公聞之致書于臧申謝畧無嗔意焉噫非尭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徹相國不能成郡守之

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臧名懋
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三十二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
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
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
其子弟絕無依阿柔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
郡守萬公必先訪入郡則萬公必設飯果殺
真率意不在酒在乎蒼生利弊間也令想休
風令人嘆羨

○三十三

○刑部主政初入衙門例有提牢之差三月非區區胥此囚人也與大理都察院彼此互有參駁之寄王文成公入見牢中多畜肥豕問是囚糧所餵堂上三老先生皆有之公宰一豕先祭皐陶餘盡宰以分惠囚徒余聞之士輩有此語公不計想利害毀譽故人所不能爲者彼獨爲之豈尋常人容易做得

三十四

余初入江右令淦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

作代巡無命移竚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霑濕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友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煖耳既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二司諸公氷零貫鬚鼻間余問何不云着如故荅曰無是體統夫帽套煖耳既奉傳旨小官皆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箇體群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尚當體代巡獨不可體乎拘泥甚矣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

不壽死想是慘刻之人殷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却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撫閩吳鵬峯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三十五

湖郡守張西林鐸閩中人彼中春元謁郡伯云行庭叅禮吾湖諸春元既入將上堂張南面俟行禮焉陸貞居偶年長首班正色曰舊規後堂相見張始退廂與行拜禮聞先一日

巳有行庭參禮者不必求其人

三十六

業師范蕪山先生諱晉卿嘉靖丁酉舉人少為錢正郎宅館師嘉靖戊申巳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館舍定即去冬復來終年供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徧而易繫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三十七

吾湖邵康山先生為舉人家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答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節而邵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三十八

嘉靖十幾年湖郡守楊公將送三學應試生未及期云揺院巡湖太守廢常禮不設酒每

生各給代酒銀二錢南離錢公鎮時亦在諸生中辭於守曰按臺報未亟禮酒猶及設也未亟而廢禮是不以禮教諸生矣鎮不願受金也竟璧上太守太守語塞僅曰偏是你這秀才倔強難道就會中了此雖先生細事然也帶得幾分奇崛氣令人竦然

三十九

歸安施璉川先生峻與郡守莆田鄭公富俱嘉靖乙未進士鄭在郡初亦有善狀後卒以貪損名施面指鄭曰當時除目初下我鄉人

謂余曰施峻你造化到了鄭富來做太守必然作成你也誰知你天殺的都是自家取了一些不作成我此語雖近戲然面呼太守名總是太守召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矣璉川素履好處甚多此特細節爾

四十

新淦潘君九思既中鄉試邑令為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有一里長罄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為贖其子又毋舅犯法贖杖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

宅此事必不相累也竟出橐金代贖馬君官終知縣至死不能為殯余令滏日其妻孺人尚存每憐恤其母子云

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禮部尚書養疾家居四方仰先生之名伺候于門墻者俱不得覩先生居會城近切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為一出撫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荅拜也嗟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乃或視客顧晦以為低昂而闒人辭納異状號于人曰吾已

謝客誰則信之先生諱儀仕終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四十二

余為塗令者將三年歲次辛未冬月夢一神人語余曰趙清獻公一琴一鶴自隨公止有一琴可惜少一鶴余不能解至次年壬申六月應 召選入禮科科中有書房懸一琴於壁間詢之則舊時相傳物也余以為前夢應矣迨後轉江右少參辭官方將出境 益府潢南王差官贈余一琴余遂抱之而歸夢之先兆如此故雖謬蒙

聖恩再起西粤樂疏辭焉

四十三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内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四十四

蜀人某年十二歲時過其鄉顯仕余氏之門

余方構堂屋材木甚巨其題其木曰余家門前好大木盡是江南民髓骨殷勤囑付堂前兒莫教謝燕飛王屋余聞而迎之款待甚厚因命其子謝教臨別謂其曰吾子固不肖子出言不厚恐壽不永耳余卒未久其子果敗家其年十七登科尋亦夭卒仕宦而構巨室少年而逞才華皆非恒久之道也

〇四十五

余嘗謁徐文貞公剌方入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

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
衾枕啜茗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真率若不覺
其為貴人也又一日公欵余於中堂呼余曰
臨川我告假一進予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
不出一茶之頃乃即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
啓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對門人弟子猶稱
告假謹厚真異常哉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
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
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行古之道如此

四十六

廖明河先生謫吾浙鹽運司判官於鹽亭爲屬之卑者一日持單侍生紅帖拜之鹽臺閉門不相見亡何

肅皇召先生還院鹽臺具帖差吏請先生赴酌先生曰昨日拒見今日又請我小人小人笞其差吏二十此雖非長厚之道亦可發宦途一笑云此文貞公面語不佞者

四十七

吳小陵先生一儒於茅公坤爲鄉同年戊戌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

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冗檢點他事得失
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
於杭弟報捷其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
之賢於人遠矣其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
知府

四十八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
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
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
矣何晉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

然膴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炁令人嘆羨云

四十九

建安楊文敏公榮其父充渡船役他渡者率索往來錢又風雨寒夜輙憚勞公父獨不然有堪輿家感其義者為卜地葬文敏祖指狐所棲窟焉囑曰俟狐起而葬公父值嚴寒衣單乃逐狐瘗歸報堪輿家堪輿曰俟狐去子孫必有為侯王者今稍早止可多發科第然亦殺汝子孫用矣今楊氏科第果代不乏人

云

五十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先生留坐時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縣雨不能出先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即有傘安得進臬司門來彼故令人送之諸君他日居官體恐下屬亦當如此此雖先生細事亦可概其生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三世科第聯翩為桐城望族盖亦有所自云

五十一

豪放不羈之士自不當以常禮責之姚江理齋諸先生當嘉靖癸卯寓淨慈寺其鄉新舉子十數輩共謁之先生冠帶出見然自員領以內絕無襯衣瑩然一玉體也數君已不言心謂先生慢客至此坐間報學憲張公來訪數君謂先生必更衣也先生以此迎學憲如故殊無躊躇不安之意數君於是心服先生之曠達焉此可以資笑談不可以為士子法也

五十二

學憲出巡進才退不肖關係重矣自來未有校受書扎者況親於其身而與縉紳相見於途又繼之以杯酌乎自不俟庚辰歸田以來始聞此事而甚異之何怪乎世道之不競也

五十三

吾湖凡類考生員郡邑諸公未有不蒙諸生之謗詈者諸生固不得無罪然反求諸身豈盡無可議得納賄不足責矣關節盛行至顯宦子弟必居首居次如何要人帖服來及泉

李公顧未嘗不令各縣正官閱卷却關防嚴密各邑進鋪陳亦當堂搜檢過毫無挾帶儘文看着取着鄉宦子弟附其後榜出如何議得他人顧自處如何若動言諸生放肆孔子何以曰君子求諸已

五十四

嘉郡守侯公東萊當三學新進諸生送學訪知往事斂分大有浮費謂鄉先生曰此舉即破費諸生一紋不必也列位老先生但各持一攢盒到學郡中士夫頗盛各持二盒去主

賓俱享盒行酒禮畢侯公拜諸博士曰諸子弟望諸先生教導之遂別此公治郡非賢者作用此事却做得超脫可愛惜後人不能法耳

五十五

撫按分巡一方士論所宗舉動毫不可苟乃知府入　覲署郡委之節推而丞反署邑者蓋為節推甲科而丞或鄉科也夫丞果不可以署郡則大察必當處分既未必處分則何苦奪其必當署之次序而授節推以市恩也

予所目覩不詳姓名近日又三府署郡二府
署邑皆不可曉

五十六

吾湖先輩煞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
元袁公煒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
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
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遠
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
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
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五十七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溥偶被人言污衊歸第請見方伯公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責加朴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吾東南士宦家所可望也

○五十八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珝大學士致政家居封翁尚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轎歸第而封翁偶同客在廳門文和公不知

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予鄉沈觀頤祠中丞曾為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杠加責此宇宙間大奇事也

五十九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為富川令少嗜學蜚聲秇苑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紓解不遺餘力生平唯知揚人之善絕口未嘗稱人過盖天性夙禀非有所懲而然子孫貴顯宜矣

六十

學道出巡隔府迴避兩臺致遣牌失信數四不以為非不知何故余少見代巡舒公汀按嘉興督學孔公天胤亦考嘉興二公未嘗相避豈今是而昨非抑今非而昨是耶

六十一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巳學好念頭只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隲不小於過處又增添些〻粧成一篇文字其陰隲更甚且速矣余目睹二三友人蹈此尤好呼人姓名貽禍立見可不戒哉

六十二

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笞責諸生無敢抗逆者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後而此風寖衰矣浙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委之廣文多所詗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生一時皆不敢失禮踰法自後大都務寛遂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廵命考校諸生不容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生駡父毋正官矣又駡祖父毋官矣駡不已群攻府通判而捲堂文出矣屠後擢國子祭

酒奉法不少假借諸大老子弟大老趣言官論之惟恐其去之不速釀成今日之禍今但未面駡郡伯未攻郡伯去爾奈之何有世道之寄者思以防其漸矣

六十三

兩臺出巡必考生員又不親試必假重於守巡兩道守巡兩道又不親閱卷必借目於太守推官知縣諸公諸公又不秉公必先盡鄉宦子弟次盡平日相知等第一出唾駡隨之待貴又無歲沠錢糧臨郡時縣官猝辦予以

為

欽勅內有此一款故不得不行詢之侍御輩曰勅文無此一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與考生員又出教官以私情揀送姑不足責也然皆隆慶元年以後事前此未之見

六十四

人生六十歲甲子一週天道變遷人事亦改據余所目擊何須許久蓋習俗移人捷於影響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吴沈公封母年近八十相見止稱大姨令人女流三四十歲

人即呼為太太家門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時伯母嬸母以前富貴家女粧止重金寶今仍製巧樣金寶却東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巧等物只此二事與三十年前天壤迥別他日又不知作何狀來大有足慮

六十五

乙卯中式後偕凌子迪知錢子錫嚴子文梁同歘郡伯郡佐於清容軒其席皆出館夫包辦者麵食殽饌共八器湯減半添碟十二器予詰館夫薄對曰此舊規不可增也此席若

在今日移以欵吏書且不可况府公乎時璉川施先生峻為予輩作主與府公相對坦率少文較今時儀節懸别施先生其猶行古之道歟

六十六

余嘉靖乙卯中試時梅林胡公宗憲已自代巡特轉撫臺矣有賀禮見及書生不知合用手本伸謝僅將大紅紙裁一板傳白帖外以囬差吏此雖余之疎闇然當時貴重紅帖不輕作用亦可見矣近來郡邑上任或遇令節

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逈別蘇子所謂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質也殆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詎不信然乎

六十七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聖人也只是這樣子若舍子臣弟友別求聖賢道理正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也二十年來吾鄉不須說別樣作怪只弟之揖兄侄之揖其伯叔間有口不稱呼者其蕩肆盖始於山人而對客飲食不相勸酬又末節矣柰之何柰之何

○六十八

東廣林公大欽嘉靖壬辰大魁也少貧爲蒙師其主人有壻中甲科官主政來謁主人盛欵之請林相陪主政君虛讓曰吾妻父家先生當首坐林竟首坐主人不樂主政君一閱林所作文字謂其翁曰此生當大魁可將小姨作配主人然其言妻之林少未嘗從師時賣菜爲活至人塾中聽講則曰書意如此見塾中士子文則曰文義如此便學爲文吾湖孝豊吳公韡督學廣東還省代巡二司諸公

問佳士為誰吳公首曰林必大魁衆哂其為
迂後驗始心服焉壬辰　廷試閣臣例進呈
十二卷
世廟意不愜更索閣臣曰有一卷甚佳只是起
冒散漫不合格臣等不敢進
上命進閱之林遂居第一此公異才奇氣惜享
年不永
六十九
吾鄉孫屛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
大座師受禮不公曰時二主考為費公某公

某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段幣每生各具清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主何如公曰嘉興屠漸山先生也幷其書帕不受毎門生至欵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諸門生不知戊戌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難言㦸難言㦸

七十

烏程令射陂朱公寳應人刻意詩文不廢邑事足稱循良吏云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

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偕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厨出煮腐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之外而游乎澹薄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林泉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留分明圖畫一幅

七十一

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進部不久上疏乞歸同官大老偕各屬送之郊外問故公曰吾鄉

有一先達物故多年矣偶一岁余馳傳至驛此老賜帖下顧余訝之未及辭轎已入門來矣升堂敘坐茶話久之絕不似物故人成禮而別且謂余曰公官南兵勿久留也予誌其言故有今日之別幹既歸不久旋卒此事亦云奇矣

七十二

楚侗耿先生定向講明道學當世所重巡撫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汲汲也時張呂二大學士者乃滿申公瑶泉初拜相公止具

空書為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為難矣在閫儉約異常真率無官套屏視不佞若兄弟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手似不忍別且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先生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為文具奠公命匠裁其文受去毀幣折儀皆謝却公蓋叔世清修之士不知何故得罪士類有極加醜詆者

○七十三

天下極冤最枉之事莫如帶徵錢糧一節凡

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併責備後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曆四五年也要蕪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箇百姓百姓只有這些皮膚前面太寬後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

漢世刺史太守居官循良如二䟽歸田朝廷賞賚動稱黃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當時民間不敢擅用即帝子王孫用之亦有節制故能藏金之富如此今日民間僭踰之甚但力可辦金則用之等級貴賤之差應用不應用弗問也安得金不日貴民不日貧江右朱尚書衡余及交其子維京一日問之云貴宅女婢帶金否答曰用銀飾也須禀過老毋況于金耶其言雖未必實大都江右節儉之風異於他省後即有兵革之亂必不受禍慘毒吾

東南一路難言矣難言矣

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谿令行季考表元峯先生煒不與後得其文大奇之已鄉榜第二會榜第一廷試第三其督學吾浙也姚江諸大圭口許解首山陰應試生員無一等是年中式無名盛稱慈谿多才是年中式者十人嘉興入學批首先後俱登科時吾桐首則沈虛舟繼志也湖郡一州六邑童生今日赴試明早辰時出案凡平日知名者悉在所錄人云

先生止看破承想事勢如此先生司文衡恐後此百年未易並其高焉

七十六

莊僖張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礪名檢時俗翕熱脂韋之態特厭卻之華靡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有恒度雖燕間無惰容媟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未嘗自用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一日與居者織相以是齮公將中傷之賴公自律嚴謹卒無其隙伊藩之請制之於未發

優游綏帶而消數十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
使
朝廷不若其難非抱負孔深不能及此
也

七十七

吾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
先生本於都下凌時尚未領鄉薦也後數年
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
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
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曰
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坐凌固辭

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堅持其坐不能動遂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何止加人一等

七十八

○當官者貪財無恥想是性生不足責矣有一等蕪靖無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於臨大事決大疑遇大歎須要有膽畧有才智方能辦得事來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幾致大亂又下令頓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

價日益高畢竟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伯甚是清介然何補於荒政也大抵遏糴限價皆非治荒妙術唯有未荒務備而臨時又多方設處令就食窮民止在二四里之內方是實惠實政

○七十九

○今之備荒者唯有勸借一策然勸之一字猶可言也借之一字既借問何日還不可言也聰明殘刻之士平日不知愛養斯民此心先與他隔絕了即有倉廩富民豈肯好義樂施

若平日有一團實心實政及民即大荒窮民必不為亂勸民出粟十必有四五應之此可以理推者非臆說也

八十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馬行李蕭然毫無氣焰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騾去都城內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嘆羡因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 御道上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

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尤不能超乎風聲氣習之外若此况其賢不逮文貞什伯千萬者而可以朴素儉約責之乎

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鮮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録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即童生未嘗濫進一人邇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会

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啫焉遐想高風者在邃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傅

○八十二

弘治五年壬子浙解首秦文未詳其人曷若何乃　國家重熙累洽獨際其盛一時東榜應運同榜者如孫忠烈公燧胡端敏公世寧王文成公守仁當宸濠之變或死節或預謀或戡亂三公者不同道其為百代殊絕人物一也增光山川照耀史冊豈云小補孫忠烈第四知王在五十名後勳業豈係科第高下

哉在嘉靖壬午則有海鹽鄭端簡公聽吾湖唐一庵先生樞皆儒者也予所不知者尚多

八十三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兵部尚書大學士張公四維之母舅也張公候王偶行立立而答揖倘當坐即坐面答之不為甥舅禮席也吾湖王夫翁有目擊莊重者此羅西井公盛德致然若常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卻不可看得容易了

八十四

○人子遭父母喪據朱文公家禮無懸像開喪受吊儀節若聘奠則有之矣吾俗不知何人作始孝子俱幕內面南吊客面北拜其父母主人仍出幕外拜謝予曾走吊楊李屠項二氏孝子拜於幕外之右或其世德淵源有所傳受吏部亞卿諸公大綬卒江陵往吊諸公子倣俗禮拜於幕內閣江陵不悅曰我來吊若父諸子如何南面臨我即此可知吾鄉開喪之禮不當襲故矣古人苫次亦不在幕內如今人廳事之側房是也親友即此吊之

八十五

東廣霍渭崖先生韜正德甲戌會試第一人廷試二甲觀吏部政九觀政進士率青袍角帶入衙門辦事先生獨穿錦繡又不認會試本房為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知的否其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袁元峰先生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谿令校晩生帖君子云有父風焉予借謂渭崖先生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而先生遭逢亦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夫必

群起而誚之誚之不已必群起而攻之攻之
不已必削籍除名榜為元惡大憝而後止者
安得享有崇階復謚文敏乎士君子信不可
不遺時也

( )八十六

萬曆丁丑十月閣臣張居正聞父喪因
主上留遂不欲回籍守制時翰林檢討吳中行
趙用賢同日上疏論列奉 旨廷杖為民刑
部主事沈思孝章疏同部郎艾穆與名遂
刻名上 觀政進士鄒元標疏繼上並 廷

杖謫戍一時臺諫未有敢言者而御史某
　給事中某　附張保留故元標疏內有
恨不斬甘心人　首等語不七年居正死諸
賢皆獲起用諸倚居正者鮮不受累焉　吳
武進人　趙常熟人　思孝秀水人　穆
人　元標江西吉水人

見聞雜紀卷之二終